

百年神州、風雲人物
第六講
裕德齡、裕容齡姊妹花





以上的 2 幅圖片，正是裕德齡和裕容齡姊妹花，他們都是慈禧太后的女官。裕德齡更是慈禧的貼身翻譯，光緒皇帝的英文老師。姊妹二人都為慈禧太后所寵愛，並封為公主。他們對深宮的慈禧太后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，她們的人生亦頗有傳奇色彩，但同時都有著一段慘悲慘的經歷。

裕德齡姊妹是清末知名的外交官裕庚的女兒，他們的母親是法國人，名叫 Louisa Pierson，所以她們都是混血兒，樣子也有點像外國人。1895 年 1898 年間，裕庚代表清廷出使日本，十多歲的德齡和妹妹容齡及母親同往。到了 1899-1902 年，裕庚擔任法國

欽差大臣，全家便遷往巴黎居住。長達六年的海外生活，對正在成長的德齡和容齡來說，影響無疑是巨大的。德齡不但學會了流利的外語，包括英語、法語、日語等，還認識多國的國情，以致她的視野廣闊、學識淵博。再加上她在國外與各層人士廣泛接觸，令她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，也導致她回國後成為慈禧的翻譯及紫禁城八大女官之一。

1903年春天，裕庚任期屆滿，他們一家便返回中國。當時適值列強入侵，慈禧太后急需人貼身輔助她與各國使節打交道，她從慶親王口中，得知裕庚的女兒們，精通外語及西方禮儀，於是便立即下旨，照見裕庚夫人及她兩個女兒，並將德齡、容齡留下為紫禁城女官。在清宮的兩年，對他們非常滿意。德齡精通外語及西方文化，以致慈禧太后與外國使者交往時多了一份安全感。同時德齡亦可解答慈禧太后對西方文化的疑問，並得到慈禧太后的倚重。然而德齡卻不是十分開心。一方面是困在深宮，對一個年青的女子來說，並不容易適應。再者，她對慈禧的專橫是看不過眼的。她親眼看見一些太監，做錯一些小事，便遭毒打，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懼。她又覺得光緒皇帝常被囚禁，雖身為皇帝，連最基本的自由和執政之權也遭剝奪。據德齡所述，光緒皇平日鬱鬱寡歡，但當他從德齡學習英文的時候，顯得有活力和興趣，和他在慈禧面前，簡直是判若二人。據聞慈禧太后有意將德齡下嫁給榮祿的兒子，她極不願意。最後還是因為光緒極力反對，慈禧才打消了這個念頭。事實上，慈禧的喜怒無常，又掌握大權，令她覺得皇宮是一個冷血、無情、嗜人的地方。兩年後，她便起了離開皇宮的念頭。

裕德齡出宮的契機是他父親的病。1905年父親裕庚病重的消息傳到德齡、容齡姊妹。他們便立即向慈禧請命去照顧父親，獲得允許後，他們便立即離開皇宮，結束了兩年來的宮廷生活。宮廷的壓抑、兇險、冰冷早已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，自此他們也再沒有想到回去。父親去世後，德齡認識了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副領事薩迪亞斯·懷特(Thaddeus Raymond White)，並於1907年5月21日在上海結婚。婚後，他從事寫作，完成她那本「我在慈禧身邊的兩年」(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)，這是對研究清宮的真面貌提供了寶貴資料。

後來她與丈夫移居美國，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來。首先他們的獨生子病逝，使她感到非常悲痛欲絕，更不幸的，她尚沒有從悲痛中解脫，丈夫便移情別戀，另有新歡。德齡感到非常傷心，結果離婚收場，德齡一人在異地過著孤單的生活。還幸她在加州柏克萊分校找到一份教漢學的教職，過著平淡的生活。到了一九四四年11月22日，她在柏克萊學校附近被一輛飛奔而來的貨車撞倒，當場身亡，死時只有59歲。就這樣結束了她短暫的一生。

至於裕德齡的妹妹裕容齡，英文名字是Nellie，較姐姐德齡小一歲。14歲那年，父親及一家前往日本。在日期間，學習音樂、外交使節、美術、插花、古典歌舞。她對舞蹈尤有興趣。18歲那年，容齡隨從父親前往巴黎，並有機會常與父母出席各種社交場合。在此環境下，他於姐姐德齡認識了不是法國貴族和上流社會人士，因受到歐洲文學、音樂、繪畫、舞蹈的薰陶。有一回，他與姐姐有機會出席美國舞蹈家伊沙朵拉·鄧肯的演出，感到非常開心。她鼓起勇氣去找鄧肯，向她表明希望學習舞蹈。鄧肯見他的苦心和天賦，邊同意收她為徒，後來更有機會參加演出。最後容齡有機會進入了法國國立歌劇院，

接受正規的芭蕾舞訓練；並且更有機會進入巴黎音樂舞蹈學院深造。學有所成曾經在巴黎公開演出「玫瑰與蝴蝶」「希臘舞」「奧菲莉亞」「水仙女」等舞台劇，極獲好評。

1903年，他隨父親返回中國，並與姐姐 德齡一同入宮任女官，兩年後才離開皇宮，並與唐寶潮結婚。唐寶潮是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唐紹儀的侄。他們膝下無兒，一直住在北京。1949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行，她被聘為國務院文史館館員，並經常出入各國領事館。此外她又教授俄文、意大利文、法文和英文。也教授鋼琴和舞蹈。1957年，出版了「清宮鎖記」一書，但想不到這本書成為讀她的咀咒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遭受紅衛兵批鬥，被打斷了雙腿，他們稱她為晚清餘孽，因而受到極大的折磨，紅衛兵衝入她的家，把所有的古董、家財一掃而空。但她始終環保持著那種莊嚴和高貴的態度。晚年，他自在一間小平房中，1973年1月16日，因肺部感染病逝北京醫院，享年九十一歲。中國藝術教育家周恆嶽有這樣的評語：「裕容齡不僅是中國學習西方舞蹈的第一人，也是挖掘整理戲曲舞蹈元素，將中國古典舞向西方傳播的第一人。」

裕德齡與裕容齡這對姊妹花，無疑都是卓越之士，但其所遭遇的真是令人感嘆。姐姐移居海外，滿以為可以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，誰料 兒子身亡、丈夫移情別戀、最後離異，一生過著孤單的生活，最後因交通意外死亡。妹妹留在中國，期望創立自己的事業，誰料連串的政治運動，導致她身心靈受到極大的傷害。我想到所羅門王在傳道書九:11-12有云：「我又轉念，見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贏，歷戰的未必得勝，智慧的未必得糧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資財，靈巧的未必得喜悅；所臨到眾人的，是在乎當時的機會。原來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魚被惡網圈住，鳥被網羅捉住，疏忽然臨到的時候，世人陷在其中，也是如此。」真是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。我們不禁問道：人生的意義何在？